

#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 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梅 戈 应晓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режнев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Ленинским курсом» Т. 7.

«Новый мир» 1981, № 11.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出版社 1979 年版  
«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文集第七卷和苏联莫斯  
科版«新世界»杂志 1981 年第十一期译出

292402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 辑

梅 戈 应晓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9.5 字数 187,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700册

书号: 3188·34 定价: (六) 0.90 元

内 部 发 行

## 译 者 的 话

1978年，苏联《新世界》杂志分三期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文章：“小地”、“复兴”和“荒地”，后又出了单行本，并收入勃列日涅夫的《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文集中。这三篇译文是根据上述文集翻译的。三年之后，该杂志在1981年第十一期上又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两篇回忆文章：“按工厂的汽笛生活”和“祖国之情”，这两篇译文是根据上述杂志翻译的。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分五个部分。“小地”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时参加的一次战役——诺沃罗西斯克会战。“复兴”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1946年至1950年间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时，参加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情况。“荒地”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1954年被派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垦荒工作，直到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这段时期的工作情况。“按工厂的汽笛生活”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的家史，以及他在十五岁进厂工作之前所受的世代工人家庭的熏陶。“祖国之情”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后踏进社会直到卫国战争爆发这段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上过

学、做过工、务过农、当过兵，经历过频繁的工作调动的情况。

《回忆录》发表后，苏联当局就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吹捧，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甚至还因这本回忆录授予勃列日涅夫以列宁文学奖金，苏联作家协会并随之发展他为该会名誉会员。

本书第一部分“小地”由马文奇同志翻译，第二部分“复兴”由周邦新同志翻译，第三部分“荒地”由朱翠英同志翻译，第四部分“按工厂的汽笛生活”由晓松同志翻译，第五部分“祖国之情”由羊婴同志翻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承蒙郑泽生、卢龙、谢纪青、方子汉和张开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细心校订，特此表示感谢。

1982年6月

## 目 录

小地.....	1
复兴.....	62
荒地.....	138
按工厂的汽笛生活.....	249
祖国之情.....	272

## 小 地

### (一)

战时我没有写过日记，但那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我并没有忘怀。一桩桩事件，一次次会晤，一个个战役，那一时一刻，在每个前方战士的记忆中，同样在我的记忆中，都永远不会磨灭。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块相当小的战场，陆、海军士兵们都称它为“小地”。它的确“小”，还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然而它又很大，因为奋不顾身的英雄们洒上鲜血的土地，哪怕是一寸，也是大的。为了让读者对战局有个估计，我要告诉大家：在登陆的日子里，凡是渡过海湾登上小地的人，都获得了勋章。我记得，无论哪一次渡海，我们总要有几百人被法西斯匪徒打死、落水淹死。然而，总还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苏联军人立足在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登陆场。

1943年4月17日，我照例又要前往小地。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想，小地上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会忘记：那天希特勒匪徒要发起“海神”战役。战役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要把我们抛入大海。我们从侦察资料中获悉了这一消息，知道他们正在准备一场进攻，

这可不是平常的进攻，而是一场决定性的总攻。

我的岗位就是在那里，在前沿阵地上，在诺沃罗西斯克城郊外伸入采麦斯卡亚海湾的一块岬地上，在小地的狭长登陆场上。

4月间，恰好我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即将到来的战斗来考虑，该集团军已整编成登陆部队，又增配了两个步兵军、两个师、几个团、一个坦克旅，并将黑海舰队的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在作战上也拨归它统一指挥。

战争时期，谁也不能选择作战地点，但是应该承认，这次任命使我感到高兴。第十八集团军，总是哪个地区困难，就调到哪里去，必须给予它特别关注，所以，正如常言所说的，我日夜待在那里，寸步不离。我同司令员 K·H·列谢利泽和军事委员 C·E·科洛宁早就有了共同语言。因此，从方面军政治部调到这个集团军，只不过是使实际所处地位合法化罢了。

强渡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当我来到格连吉克市码头（又名奥斯沃多夫码头）的时候，码头附近水域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停满了各种船只，船上载满了人和物资。我登上了“里查”号围网船。这是一条旧船，总是散发着一股鱼腥味，船梯踏上去，吱吱作响，船舷和舷边梁已破烂不堪，甲板被弹片和子弹穿了许多窟窿。这条船，战前想必已经效劳多年了，可是直到如今，它还不得安闲。

海上刮来阵阵凉风，吹得人冷嗖嗖的。在南方一般比在北方更怕冷。为什么呢？——我就不必解释了，反正如此而已。渔轮上，转眼间就安顿妥当。战士们把机枪



和反坦克武器架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高度上。每人都给自己找了个比较舒适的角落，哪怕是有一块薄薄的木头挡板，能挡挡海风也好。不一会儿，部队引航员登上渔轮，于是一切都动起来了。

各种船只乱哄哄地蜂拥驶出，看来有点奇怪，但这只是开始几分钟。实际上，每条船都准确知道自己的方位。“里查”号走在最前面，跟在后面噗噗喷气的是两艘我们称之为七号和九号的小汽艇，渔轮拖着它们前进，其他船只鱼贯而行，彼此间相距四百至五百米，我们一直向小地驶去，有几艘“海上猎手”为我们护航。

我打算利用三小时的航程同新补充的战士谈谈心，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情绪。这里无法召开全体座谈会。登陆部队的战士们已在甲板上各自找好了位置，我不想把他们再叫起来，决定自己上各组去走走，向他们提些问题，主要是彼此交谈几句，或者坐到他们身边聊聊天。我了解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士气是高昂的。我很清楚，同战士们谈谈心是需要的，但我也知道：对于士兵来说，看到政工人员、政治领导同志同他们并肩前进，同他们共患难，有时比谈话更为重要，而且特别是战局越紧张，这一点就越重要。

在遥远的前方，在诺沃罗西斯克上空，火光闪闪，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我们左方的远处，正在进行一场海战，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的鱼雷艇同德国人的鱼雷艇遭遇了。我同引航员并肩站在驾驶台右侧的露天翼板上，引航员的名字好象叫索科洛夫。

他说：“登陆，战士们只冲一次锋，而艇员们每夜都在

冲锋，每夜都是战斗，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引航员感到对全体人员负有特殊责任。实际上，正如俗语所说，经常要摸索着领航。在陆地上，工兵们只要探明布雷区，打开通道，就可以有把握地带领人们前进，可在我们的航道上，德国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用飞机和舰只布雷，昨天安全通行的地方，今天就可能碰上鱼雷。”

越接近采马斯卡亚海湾，枪炮声就越激烈。敌人在夜间不大轰炸登陆场，而在这里，他们的轰炸机却一批接一批地从海上飞来，隆隆的爆炸声盖住了飞机的马达声，所以飞机似乎是无声无息地突然到来的。它们一架架俯冲下来，又马上掉头飞走。我们的人振作起精神，战士们的表情更加严峻，不大工夫，我们自己也进入了亮光之中。

一般说来，在强渡时黑夜是个相对的概念。德国人的探照灯从岸上射过来，头顶上空几乎不停地挂上一个又一个“灯笼”——从飞机上扔下的照明弹。右边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两艘德国鱼雷艇，我们的“海上猎手”立刻用猛烈的炮火迎接它们。此外，法西斯的飞机还不停地轰炸通往海岸的航路。

炸弹时而在远处，时而在我们的附近落下来，掀起一股股巨大的水柱。在探照灯和一道道五彩缤纷的曳光弹的照映下，溅起的海水闪烁着彩虹般的颜色。我们时刻都在等待敌人的攻击，然而，这次攻击却来得如此突然，我简直没有立即弄清出了什么事。前面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火光冲天而起，我觉得船身被炸开了。实际上正是这样：我们的渔轮碰上了鱼雷。我同引航员正并排站着，两个人一起被气浪抛了起来。

我没有感到痛，也没有想到死，确实如此。死亡的一切景象对于我来讲并不陌生，虽然一个正常人对这种景象不可能安之若素，但是战争迫使人们经常考虑到自己也有这种可能性。人们有时写道，人在这种时刻，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会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他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一生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是可能的，也是常有的，但在这一霎那间，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千万别再落到甲板上。

值得庆幸的，我落在水里，而且离渔轮相当远。我冒出水面，看见船已在下沉。一部分人同我一样，被爆炸的气浪抛了出来，另一部分人自己跳下水。我从小深谙水性，毕竟是在第聂伯河河畔长大的啊！因此在水里能动作自如。我喘了口气，四周环顾一下，瞧见两艘小艇离开拖船，使用螺旋推进器缓慢地向我们驶来。

我游近九号艇。引航员索科洛夫也游到它跟前。我们用一只手抓起护舷木，用另一只手帮助那些肩上扛着弹药箱、吃力地在水中划行的人往甲板上爬。艇上的人伸手把他们一个个拉了上去。据我所见，没有一个人把武器扔在水里。

探照灯已经发现我们，死死地盯住不放。在梅斯哈科西边的宽谷，大炮已经开始射击。炮打得并不准，由于炮弹爆炸，小艇震得左右摇晃。隆隆炮声并没有停息，而周围的炮弹爆炸声却蓦然消失了。大概是我们的火炮击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在一片喧嚣声中，我听到有个人恶狠狠地叫喊：

“你怎么啦，聋了？把手伸过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海军下士齐莫达伸着手在冲我叫喊。他没有看见我没在水里的肩章。在这种时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大家知道，小汽艇吃水浅，现在，只剩一点点浮在水面上。我抓住护舷木，向上猛地一窜，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从下面托起。

只是这时我才觉得冷得瑟瑟发抖：4月天，即使在黑海也不是最适宜游泳的季节。渔轮已经不见了。战士们一边拧着衣服，一边小声地咒骂着：“妈的，德国佬真该死！”大家慢慢地静下来，在一只只箱子和一捆捆东西后面，找个地方俯下身或趴下来，似乎这样就保险了。其实，主要的任务还在前面呢！主要的任务是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

在这困窘的场合，在爆炸和曳光弹的闪光中，突然响起了歌声。我记得，这歌声是一个大个子水兵唱出来的。这是一首诞生于小地的歌曲。歌词颂扬了战士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力量，就是现在小艇上的这样一些战士的意志和力量。我知道这首歌，但是，现在我觉得，那时我象是第一次听到它似的。有一句歌词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钢铁英雄汉，划着小木船，坚决冲向前。”

大伙儿慢慢地抬起头来，趴着的坐了起来，坐着的站了起来，已经有人跟着他唱起来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时刻，歌声振作起人们的精神。虽然有刚才这场遭遇，但大家更加充满信心，又进入了战斗状态。

不大会儿，船底擦到海滩，我们纷纷跳上岸。急促的命令声此起彼伏，一些战士从船里搬出弹药箱，另一些战士扛上肩就跑，运往掩蔽工事，这时分，根本用不着催促，

炮火不容人迟缓。他们放下一箱，又赶紧往回跑，这一切都是在枪弹扫射下，在不停的爆炸声中进行的。岸上的伤员已经抬下来了，准备后送，我们这支增援部队就是去接替他们的。

沿岸地势微斜，卵石遍地，再往前是隆起的陡坡，坡上布满坑洼。要跃进到坑洞那儿，躲一躲炮火，然后再往上爬十五米左右，跳进通往小地纵深的战壕。我再说一遍，虽然主要的任务还在后头，可是这时大家倒觉得很镇静。从这儿沿着交通壕，可以接近登陆场上的任何一支正在作战的部队，甚至可以靠拢任何一支分队。

强渡总是危险的，海里航行也免不了要冒险。卸弹药、跃进、爬陡坡也是危险重重。但我每次来到小地时都想到：当初，在现在这些救命的掩体里，架着德国人的机枪，在这些交通壕里，跑着登陆士兵看不见的、挎着自动枪和手榴弹的希特勒匪徒，在这防卫森严的地带，我们的人又是怎样登陆的呢？一想到头一批人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得多，每个人想必都增添了力量。

大家知道，我们遵照苏军指挥部的计划，终究在小地固守了整整二百二十五天。现在我想讲的就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 (二)

我们不需要战争。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伟大的苏联人民就英勇地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我记得，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召开

过一次宣讲员会议。我当时特别注意战时爱国主义的宣传，这里我们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大家知道，那时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报上刊登出莫洛托夫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会见的照片，这项条约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喘息时间，提供了加强国防能力的时间，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有一幕情景，仿佛直到现在仍历历在目：有个与会者，名叫萨赫诺，是个挺不错的宣讲员，他站起来问道：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应该做解释工作，说明互不侵犯是真的，谁不相信，谁就是散布挑拨性言论。可是，人民并不太相信啊。我们怎么办呢？还要不要解释？”

时间相当紧迫，大厅里坐着四百人，都在等着我回答，我不能作长时间的斟酌。

我说：“一定要解释。同志们，我们要一直解释到法西斯德国彻底垮台为止！”

当时我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负责国防工业的书记。如果说，那时有的人还可以让自己松弛一下，可是我却要每天考虑我们所面临的工作。在安排和协调当时乌克兰南部，也包括第聂伯河沿岸地区这个强大的国防综合体的生产方面，有不少重要而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那些生产纯民用产品的工厂，要转入军事轨道，我们的冶金工人已在试制特种型号的钢材，我必须经常同几个人民委员部联系工作，乘飞机上莫斯科，没完没了地在州里到处跑。那时我们不知道假日，我只是偶尔抽点时间回趟家，记得1941年6月21日夜，我在州委会呆到

很晚，随后又乘车前往我们正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郊区修建的军用机场。这个重要的战略工程项目，由中央控制，日夜施工，直到天快亮时，我才从建筑工地返回。

汽车开到大楼前，我看见大门旁停着康·斯·格鲁谢沃伊的车子，他当时代理州委第一书记。我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房间的窗户闪着灯光，在晨曦的辉映下，显得异样。他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做手势叫我上楼。我沿楼梯往上跑的时候，就已预感到事情不妙，可是一听到“战争！”，心头还是不禁一颤。就在这个时刻，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决定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请求中央派我上前线，我的请求当天就批准了：我被派往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听候调遣。

我感谢党中央赞同我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部队的要求。我感谢党中央在1943年，在我国部分领土已获解放的时候，又考虑了我的请求——没有把我从前方党的干部中调出来派到后方去担任领导工作。我还感谢党中央在1944年又满足了我的请求：没有调我去担任更高的职务，没有使我脱离直接的战斗，而是让我在第十八登陆集团军内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只有一个信念：捍卫我们的国土，到处打击敌人，坚持到底，直到彻底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恢复和平。

我的前线生活同第十八集团军休戚相关，第十八集团军永远是我的老家。我跟随第十八集团军，在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转战在高加索的山山谷谷，拼杀在乌克兰平原沃野，翻越喀尔巴阡山的险峰峻岭，参加解放波兰、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我跟这个集团军一起还在小地坚守过，小地对诺沃罗西斯克和整个塔曼半岛的解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一年内的所见、所闻、所感，往往在不同时期会超过一生中的数量。在这个登陆场上，事件层出不穷，战斗无止无休，残酷异常，似乎不是进行了二百二十五天，而是无穷尽的漫长岁月，但这一切我们都支撑下来了。

从地理上讲，小地并不存在。要弄懂下面讲的事，就得对这一小块傍水多石的陆地有个清晰的概念。它的正面长度为六公里，纵深不过四公里半，这一块土地，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坚守的。

登陆场是如何出现的呢？诺沃罗西斯克座落在采麦斯卡亚海湾两岸，海湾深深地插入山地。那儿有“无产者”和“十月”两座水泥厂。一边是我们，另一边是德国人。1943年初，左岸完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居高临下，监视我们舰队的行动。必须剥夺敌人的这种优势。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不妨派出一支登陆部队抢占诺沃罗西斯克郊区。这样不仅可以更可靠地掩护海湾，使敌人难以潜入，而且还能减轻我们今后战斗的困难。

希特勒匪徒很清楚这一点。我尽可能不滥用数字，不过有个数字我现在要引用一下。我们攻占登陆场后，法西斯分子不停地向登陆场开火，倾泻了大量的炮弹和炸弹，更不必说自动枪和机枪火力了。据估计，小地的每一名守卫者，平均可摊到一千二百五十公斤这种致命的金属。

第十八登陆集团军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登陆场作



过战，我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小地度过的。因而上面说的这些致命的金属，我多少也分摊到一些。

我想，小地的登陆战和扼守战，堪称军事艺术的典范。我们仔细挑选人员，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在格连吉克的岬角上训练突击组，教他们携着机枪跳水、攀登悬崖，从不利的位罝投掷手榴弹。战士们学会使用各种缴获的武器，学会掷刀子和用枪托搏斗，包扎伤口和止血。战士们牢记各种规定的信号，蒙上双眼熟练地装上自动枪的弹盘，能根据射击声判断火力来自何方。没有这种训练，要进行果敢的登陆，尤其是最初的那次夜战，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一切都得在黑暗中摸索着去做。

第一组叫特务队，只吸收志愿人员参加，挑的都是些骁勇的人。И·И·库尼科夫少校被任命为登陆指挥官。这个聪明坚强的汉子，我在前几次战斗中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当时指挥一个海军陆战营。政治副营长是Н·В·斯塔尔希诺夫上尉，营参谋长是Ф·Е·科塔诺夫少校，他们两个在历次战斗中也都表现很好。这三个人后来都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对库尼科夫来说这称号是死后追赠的（他于1943年2月12日受了重伤），斯塔尔希诺夫和科塔诺夫是在登上小地后的战斗中获得的。

在建队过程中，他们受权从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任何部队挑选人员。这种权力当然非同寻常，但却是势在必授的。我们懂得，在这种登陆战中，每个战士的作用，简直可以说太大了。就这样一共编了五个突击组，组成一个有二百五十人的分队。在极其严重的关头，他们要站在最前列，他们全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